

家乡是儿时的一片枣林

■李颖

世上风景万千,令我魂牵梦绕的,是儿时家乡的一片枣林。每当秋风吹起,瓜果飘香,我生命中最温馨的记忆就会将我带入那片枣林。

我家就住在枣林边。春天,清晨听着布谷鸟“布谷布谷”女中音般的低吟,走进枣林,便能听到蜜蜂重低音的“嗡嗡嗡”。枣花如米小,淡淡的黄色,一簇簇、一串串,挂满枝头树梢。夏天,高音的蝉鸣似在催促“七月十五枣红圈,八月十五枣落竿”。秋天,“啪啪啪”的打枣声响起,长竿到处,通红的枣子落了一地,密密麻麻无处落脚。孩子们边捡边吃,笑着闹着。

经过的人们都赶来帮忙捡枣。不时听到婶子大娘嗔怪:“光吃不干,快捡!”。不一会儿编织袋子里、篮子里都装得满满的。枣子的脆甜,至今令人难忘。人们用自然的馈赠充盈着自己的生活。

离开家的30年来,每年秋天都会收到爹娘寄来的脆枣。去年收到包裹,打开时,一大半的枣子腐坏了。选出最好的拍照,发给爹娘报平安,爹娘欢欣雀跃的样子,像极了孩子……而我只需一口脆枣,便会心满意足!

枣林边的爹娘,于我是另一种绵密。爹娘风华正茂的模样还在眼前,转

眼他们就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。我以一声爹娘为由,索取几十年;您以一声爹娘为任,奉献大半生。只愿时光几十年如一日善待我的爹娘,岁岁周全。

而今,枣林老了,那里是拔地而起的高楼。爹娘老了,满头华发,仍旧操劳。我自己也由“脆甜”而变得“绵密”。我虽居异乡,但儿女又以我为故乡了,一代一代的传承,就是这样,爱根植在哪里,哪里就是永远的牵念。

那一片枣林,在献县,于我,是乡愁,是甜蜜,更是植根心底的爱。



割草的少年

■孙克艳

我对青草,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只要一看到那些蓬勃生长的青草,就禁不住想起与小伙伴们割草的那些时光。

那时候,很多农活都要靠农民的双手和一身的力气来完成,而耕牛则成了家家户户最大的财产与劳动工具。于是,饲养耕牛就成了庄户人的重中之重。新鲜的青草,外加饲料,是那时候饲养耕牛的普遍方式。

牛要吃草,家里养的羊、猪、鸡、鸭、鹅、兔子……都是要吃草的。一筐筐的青草,可以省下不少的饲料,减少饲养家畜家禽的成本。所以,那时候割草,实在是一件不可忽视的日常大事。而割草的活儿,一般都落在了半大不小的少年身上。因为大人们,还有忙不完的农活儿与家事。

走出村庄,总能看到割草的少年们,每人一个大竹筐,握着一把闪亮的镰刀。家乡的田野上,哪片土地长了什么草,哪里的青草最是鲜肥,哪种草牛羊最喜欢吃,他们都知道。

割草最好是在晴朗的下午。因为,下午的青草没有露水,牲口吃了不伤

身体。并且,没有露水的青草相对轻一些,方便扛回家。毕竟,不是每一个割草的人,都有一辆自行车可以把草驮回去。没有车子的割草少年,只得靠自己稚嫩的肩膀,扛起那筐沉重的青草。

随着割草少年的脚步,那些冒出筐子的青草,有节律地舞动着。眼尖的庄稼人,只须瞄一眼草筐,就知道那筐草的分量,并会说出赞许的言辞。少年们在一声接一声的评论中,或是开心地微笑,或是羞赧地苦笑。

那筐绿油油的鲜嫩青草,压在少年们的肩头,就像少年们当下品尝的日子一样,有幸福与快乐,也有苦涩与辛苦。它压弯了少年们原本挺直昂扬的身躯;也让他们原本高昂的脑袋,不得不微微低下,以直视脚下的土地,和土地上的花草。

我从小学起,就有了割草任务。和村子里同龄的孩子约上,一边玩耍一边割草,等到太阳西下,筐子也差不多满了。望着无垠的原野和西天璀璨的晚霞,与放羊的老羊倌一起,听着田间的虫鸣,嗅着田野的清新,满载而归,一步步迈向家的方向。那是一种简单

而知足的幸福。

对很多孩子来说,割草是一件苦差事:既要辛苦地寻觅青草,还要一边割草,一边拖着草筐前行。遇到长刺的野草,还要遭受皮肉之苦。而被镰刀割到手指,则几乎是每一个割草的孩子,都会遭遇的。

哭,大概是免不了的。一边哭泣,一边摘取刺角芽的叶子,揉搓好并包裹在伤口上,用手按着。那是割草的少年们都知晓的止血土方。几年下来,很多孩子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上,都有明显的伤疤,似一枚枚勋章,彰显着孩子们的成长。

如今多年过去了,曾经割草的少年们,已是人到中年。那些曾经被一把把镰刀收割过的土地上,长出连成绿海的野草,肥美而恣意,却早已无人问津。乡下的野草长疯了,长出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姿态。它告诉我们,那些曾经的时光,都远去了。

然而,曾经割草的经历,却于无声中,沉淀在时光的河流中,让我常常怀念——那些割草的少年们,那些有哭有笑的岁月,以及我们布满伤痕的、劳动的双手。

百姓茶坊

人生百味

菜市场的烟火气

■王丽

菜市场离家不远,加上自己喜欢美食,所以空闲时,我喜欢到菜市场转转。

菜市场似乎永远是那么热闹,各种食材琳琅满目,供顾客随意挑选。菜市场的人口旁,有两家店铺格外有人气。一家是老字号卤菜店,老远就闻见那阵阵香气,店里各种卤菜,因为品质好格外受人青睐。还有一家炒货铺,炒货机似乎一年四季没停歇过,把日子炒得热火朝天,把生活炒得芳香四溢。炒货的香是热乎乎的,直到走了很远还往鼻子里钻。

各种时令蔬菜,争相在菜市场上市,菜园里出来了什么蔬菜,立马被送到菜市场。所以,菜市场也讲究赶早,图个新鲜。

菜还没有完全摆开,顾客就来了一大批。“开称了咯!”随着一声快乐的招呼,菜摊主人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他们动作麻利,体贴周到,有时还送点不值钱的小菜,赚些回头客和口碑。所以,菜市场里有很多都是老顾客,主顾之间渐渐熟悉起来,要什么菜,什么品质的,有时就说一句“还是老样”就明白了。

菜摊前,摊主们都在热情地招揽着顾客。专门卖莲藕的夫妻,服务非常周到。把顾客看中的藕,细细削去中间的藕节,再装好称好。豆腐似乎多年没涨价,也不用秤称,一块钱一块豆腐,配上青菜可以煎上一盘子。蘑菇永远是水灵灵的,非常新鲜,轻轻一捏能捏出水来。西红柿和黄瓜,都非常嫩,生吃也可以。土豆总要带点泥土,就像橘子总要带点叶子一样。毛豆如果嫌麻烦,替你剪去毛豆的两角,还配上各种调料,回家直接煮着吃。主人一有闲暇就剥毛豆,像极了在老家剥豆的母亲。小葱几乎是不卖的,是各种菜肴的调味品,但要不了那么多。所以,买点别的什么往往就送上几段葱。一买一送,拉近了主顾间的距离。

菜市场吸引我的,还有各种鱼虾。龙虾季节性非常强,立夏过后大量上市,想吃随时都可以买到。鱼的品种也非常多,从大草鱼到鲫鱼,样样都有。妻子坐月子时,我几乎天天早晨去买大鲫鱼。鲫鱼汤很浓稠,非常有营养。那段时间,摊主每天都要为我留两条大鲫鱼,一来一去我们也成了朋友。

菜市场在小城里是最具烟火气的,也最能温暖人心。

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【桥影醉乡愁】

故乡的小桥敦实厚重,无声地拉近了沿河两岸的距离。

它历经风雨洗礼,像位伫立在故园的老人,轻轻呼唤着离别儿女早日归来……

——王淑芹

【消夏往事】

食欲不振的夏天,母亲总会给我们做凉粉、凉面。晚餐时,我们把竹床抬到屋外。院子里已泼过几桶凉水,消了暑气。我们把饭菜放在竹床上,一家人围着竹床吃。饭后,我们轮流洗澡,洗好后,拿把蒲扇到屋外乘凉。

——吴瑕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63073072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晨跑】

早晨起来,下着小雨,我一如既往地往打卡晨跑。今天是我打卡晨跑的第48天。其实,锻炼只是一个层面,我跑步更多的是为了做精神的减法。当跑完全程,全身大汗淋漓时,就会无比舒畅,情绪也会无比愉悦。把烦恼断绝在汗水里,把挫折丢弃在晨曦里。每一个光亮如新的白昼,都值得我们珍惜。

——王润霞